

## 陪母亲游湖赏花

郝妙海

前段时间，晋阳湖公园又举办花展了，万余平方米的展区里，郁金香成了当之无愧的主角。

几天前，我就已见过园内郁金香绽放的模样，看到花展的消息，我心动不已，决定陪老母亲一同前往。

公园首次引进郁金香是在2021年，那时母亲虚龄99岁。母亲一生爱花，自2017年入住老年公寓，她的阳台便成了小花园，20多盆鲜花将屋子装扮得生机勃勃。可这郁金香，她此前从未见过，甚至都没听闻过。那年4月18日，我特意从同村亲戚处借了轮椅，带母亲去赏郁金香。那天，我们沿着湖北侧漫步，边看边聊，湖畔尚未凋零的各色花朵，也为行程增添了不少乐趣。母亲兴致盎然，我们从上午10点一直逛到中午12点半才回家。

如今，四年过去，母亲已103岁高龄，我也快步入80岁了。想到要去2公里外的东岸，确实有些力不从心。于是，我提前

给在市内居住的弟弟打电话，约他周末回来，一同陪母亲游湖赏花。

4月20日上午，弟弟开车赶来。我们为母亲多加了件衣服，9点半出发。车至公园北一号门，停好车后，将母亲扶上轮椅，缓缓入园。行至庆典广场，我们沿着西侧栏杆前行。我指着浩瀚湖面告诉母亲：“这就是咱们相伴近70年的水库。”又指着远处说：“那边就是当年的‘红楼’。”母亲轻轻“噢”了一声，似是回忆起了往昔。

途中，母亲指着标志性的花树问：“那是什么花？长得这么高？”弟弟解释是塑料做的假花。她又指着护栏里的大花盆：“这些也是用来栽花的吧？”她与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，每声“噢”都像是在回应岁月的回响。

继续往南，路边的郁金香渐渐多了起来。它们沿着湖岸小径分布，红的热烈、黄的灿烂、橙的明艳、粉的柔美、白的素雅，宛如一条五彩锦带蜿蜒向前。游人或驻足凝视，或俯身拍照。我

们走走停停，遇到绝佳景致，便与母亲合影留念；看到别致花朵，也会指给她瞧。几位中年妇女打量我们许久，其中一位上前询问：“老人家高寿？”得知母亲103岁，她们惊喜不已，纷纷上前与母亲握手。有人问候“老人家好！”母亲立刻回应：“好！好！大家都好！”众人惊叹于母亲思维之敏捷，言语之流畅。我询问她们从何处来，答曰“许西”。

行至“观湖长廊”，我已感到疲惫，便问母亲是否累了，她摇头示意还好。但考虑到还需原路返回，我与弟弟商量后决定返程。回程时，我们特意带母亲走过滨水平台，看水中鸭子嬉戏；又绕到游船码头，近距离观赏排队登船的热闹景象。

回到老年公寓时，已是中午11点半。我推着母亲进大门，门口闲聊的老人们问：“这是去哪儿了？”我笑着答：“去晋阳湖看郁金香了！”

一路上，母亲的笑容，如同春日里的花朵，温暖而灿烂，这大概就是陪伴最美好的模样。

那天，我在户外看到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放风筝，禽鸟风筝灵动逼真，硬翅风筝古朴雅致、板子风筝造型各异，这些风筝在蓝天中惬意翱翔，宛如绚丽的音符，为太原市的蓝天白云谱写出灵动的乐章。

望着天空中纷飞的风筝，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小学时光，那段与字帖风筝相伴的岁月，在记忆深处缓缓浮现。

放风筝，这一传承2000余年的中华传统体育运动，深受孩童喜爱，风筝被视作人类最早的飞行器。东汉蔡伦改进造纸工艺后，“纸鸢”开始在民间盛行。清代高鼎笔下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放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”，以及郑板桥所写“纸花如雪满天飞，娇女秋千打四围。五色罗裙风摆动，好将蝴蝶斗春归”，都生动描绘出放风筝的欢乐场景。

在我的童年记忆里，放学后最期待的便是“忙趁东风放纸鸢”，而我们放的是极具尖草坪地区特色的字帖风筝。制作时，先用细竹条扎出简单的长方形、正方形或三角形骨架，接着把写过毛笔字的麻纸字帖用糨糊贴在骨架上，再粘上两条长长的尾巴。麻纸轻薄却结实，做成的风筝别具韵味。当字帖风筝翱翔天际，那些或端正、或歪斜的毛笔字随风舞动，仿佛将汉字的魅力播撒到了天际。

做好风筝后，在骨架上系三条线绳至关重要，角度需把握精准，一般倾斜45度，如此才能兜住春风，顺利升空。选对天气也不容忽视，二级到四级的风最适宜，风筝才能轻盈地

飞向蓝天。

每次放风筝都需要助手配合，我的助手是同学丽丽，二狗的助手则是芳芳。放学后，我们常相聚在宿舍东墙外的空地。我和丽丽的方头字帖风筝，拖着两条长尾巴，好似憨态可掬的小男孩；二狗和芳芳的三角形字帖风筝，带着一条长尾巴，宛如梳着大辫子的尖脸女孩。我们约定比赛，看谁的风筝飞得更高、更远。

有时，我们也会前往宿舍南墙外的草地。我和二狗拉长十余米线，迎着逆风准备起跑；丽丽和芳芳轻轻捏着风筝骨架待命。随着我一声“一二、三，跑！”我们手持线轮奋力奔跑，边跑边放线，两个小女孩松开手，风筝便扭动着身子、摇着尾巴，缓缓升上天空。我们不断调节线绳，让字帖风筝在蓝天中自由飘荡。字帖风筝，不仅承载着汉字的韵味，更寄托着我们纯真美好的童年梦想。



## 烙画“美食”

刘勇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初，物质没那么丰富。城里人日子紧巴巴，乡下人家更是拮据，能靠玉米面填饱肚子，就算达到小康水平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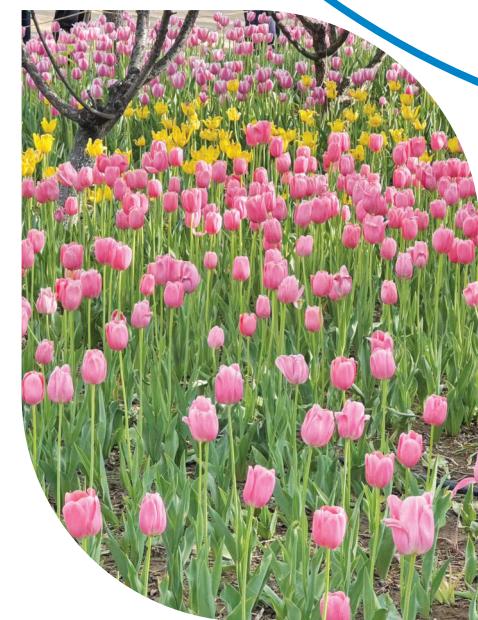
我家在乡村，父母整日辛勤劳作，到年底只分到几十斤的细粮，大多是玉米杂粮。为了让有限的粮食既能支撑一家人度过漫长岁月，又能给枯燥生活添些滋味，十几口人的生计让父母费尽心思。玉米面粗糙，缺乏韧性，既包不了饺子，也擀不成面条。母亲变着法儿，将玉米面做成拿糕、块垒、窝窝、糊糊。但玉米面毕竟难以果腹，吃久了还腻口。当时，村里流传着顺口溜：“糊糊拿糕山药蛋，改善生活钢丝面。”可压钢丝面要去5里外的邻村，几毛钱的加工费对我们来说是不小的负担。钢丝面吃多了也伤胃，父亲就因此落下了胃酸的毛病。

大队的人从城里买回一副烙画儿用的生铁火烙子，用来制作玉米面饼。我们把这种玉米面饼叫玉米面画儿。烙好的画儿中间薄、四周略厚，色泽金黄，香气扑鼻，给没见过世面的乡村增添了新鲜浓郁的生活气息。村里人这才发现，玉米面还能这样吃！一时间，全村人热议、借烙子、烙画儿、品尝，都想改变玉米面几十年不变的餐桌模样。尤其是临近过年，几十户人家都盯着这副烙画儿的烙子，想为大年准备些玉米面画儿。借到烙子的人，既兴奋又担心归还时间，常常一烙就是几十斤面，不少人热火朝天烙个通宵。

这股烙画儿风一直刮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依然势头不减。只是面画儿的内容有了很大改善。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，庄稼种植结构改变，村里不仅玉米面多了，谷子、黍子等杂粮也丰富起来，烙画儿的烙子也多了。面画儿不再是单一的玉米面，还掺杂着小米、黄米面，这样一来，味道好了许多，不仅营养丰富，吃起来也更有滋味、有嚼劲儿，人们干活也更有劲儿了。

进入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白面逐渐成为家常便饭，但人们烙画儿的习惯没变，烙画儿的成分更加丰富，玉米面只占一小部分。这时的面画儿成了南北粮食结合的特色美食，味道愈发鲜美。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玉米面不再是家乡人的主粮，大多用作养殖饲料。不过，人们吃腻了白面大米，又会想起玉米面，只是吃法与过去大不相同，大家总想着做成精美食品调换口味，或是当作营养食品。

小小的烙面画儿，记录着食品的演变，更见证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与祖国的巨大腾飞。正如那句话：“面画儿虽小舞台大，富民春风遍地吹。”



晋阳湖畔郁金香  
改莲 摄